

桐城方氏父子手批《杜诗论文》的 文献价值及理论意义*

曾绍皇

明清时期,安徽桐城方氏家族人才辈出,或仕宦朝廷,或著述林下,多为饱学之士。明清两代陆续取中进士30余人,不但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庞大学者群体,而且开创了主导清代两百余年的“桐城派”。在这一重要的文化家族中,杜诗学也是桐城方氏一门的家学传统所在。仅就明清杜诗批点言,据不完全统计,桐城方氏一门就有方拱乾、方苞、方贞观、方文等人批点过杜诗。同一地区同一个家族中人陆续对杜诗进行批点,在杜诗批评史上是颇为罕见的现象之一。本文对桐城方育盛跋并录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进行考述性研究,并具体探讨其在杜诗学和文学批评史领域的重要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

一、桐城方氏望族与杜诗家学传统

方育盛跋并录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56卷,残存41卷(卷一至卷三四,卷四三至卷四九),六册,藏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该书,但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均未提及该批本。该本系方拱乾批注,其子方育盛过录并撰写跋语。

方拱乾(1596-1667),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甦斋,又号江东髯史、云麓叟,晚年改号甦庵,或称甦老人、甦翁、甦庵老学人。桐城方氏主要有桂林方、鲁烘方和会官方三系,方拱乾属桂林方。桂林方始祖号德益,于宋代由休宁迁往桐城凤仪坊。方拱乾是明万历间进士方大美之少子,“成童时即能记六经,为文列诸生,便以天下为己任”^①。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庶常,馆选第一,文名震天下。著有《方詹事集》、《宁古塔志》等。拱乾“崇祯时官少詹事。国朝以荐起,补弘文院学士,寻除少詹。平生笃交谊,尝急人难,晚年谪宁古塔,撰《绝域纪略》,号甦老人。”在方拱乾《甦老人七十自寿》中,更是将生平事迹说得较为明白:“老人同卿子。七岁能属文为诗,长登进士,官翰林,至少詹事。娶相国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未刊文学评点的整理与研究》子项目(项目批准号:06JJD75011-44005)研究成果之一。

①(清)廖大闻等修、金鼎寿纂:《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二《人物志·宦迹》。

女,至今犹共哺糜。生两女六男,亦皆擢功名。男女孙百几十人。”^①

方育盛,字与三,别号拷舟,方拱乾第三子。“读书敏悟,工诗赋。顺治甲午举人。性至孝,拱乾侨寓邗上,育盛遍历四方,谋所以养者备至。晚岁失明,梦神人药之,不数月愈,人以为孝所感也。”^②著有《其旋堂集》等。其父方拱乾批点之《杜诗论文》即由他“敬照底稿,誊录清册”而得以流传下来。

实际上,方氏一族都比较推崇杜甫,善于摹拟杜诗。如方拱乾之子方孝标就曾为陈式的《问斋杜意》作序,在序言中高度称赞杜甫“若夫能以《三百篇》为古体,以古体为近体,撷前人之精华,开后人之宪令,前无匿采,而后不敢踰闲,上下数千年惟杜少陵氏一人而已”^③,将杜甫置于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另如,方拱乾堂叔伯方大铉之子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蠡山,以工诗著称,“其诗朴老真至洒脱,有少陵之风”^④,极慕陶渊明、杜甫等人之诗,“尝自以生命壬子,命画师作四壬子图,中陶渊明,次杜子美、白乐天,皆高座,而已呈诗卷伛偻于前”^⑤,方文曾撰有《杜诗举隅》一书,惜未见传本。其亦批点过杜诗,周采泉《杜集书录》称“方氏(注:指方文)所批系据何本,不详。未梓行,但传钞本至今尚有存者。丹徒吴眉孙(庠)先生曾手录一份,现归何处不详。”^⑥方文的批点内容,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引录不少。方氏家族批点杜诗蔚然成风,方象乾之曾孙方苞亦批点过杜诗,虽其批点未见传本,“但各注家颇有征引,乔亿曾见此批”^⑦,并有征引。现存安徽图书馆的《杜工部集》批本中,有姚永概过录方苞批点。另外,方贞观亦曾批并跋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用行楷批于书眉,藏南京图书馆。“此批见解议论,远胜仇、浦、杨各家笺注,对初读杜诗者大有启发。”^⑧由此可见方氏一族渊源有自的杜诗家学传承。

二、方氏杜诗批本的家族传承

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一书为黄色封皮,内扉页有“杜诗”标题等相关内容。扉页右边墨笔楷书方拱乾的相关字号情况:“桐城方学士拱乾号旌庵,又旌翁,旌老人,云麓老人,诗老人,皆别号也。”扉页左边题“杜诗 一”其题下小字题签“云麓老人批注”六字。首页方育盛先录其父方拱乾的一段话:

看老杜诗,要将我身化作老杜,亲当其悲欢离合之境遇,真正是诗成

①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卷三《方氏三诗人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②(清)廖大闻等修、金鼎寿纂《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之十六“人物志·文苑”。

③方孝标:《方孝标文集》,黄山书社,2007年,第166页。

④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⑤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卷三,第148页。

⑥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7页。

⑦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九,第527页。

⑧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九,第548页。

若神助，但区区寻其“诗律细”，犹浅矣，况字句乎？寻常字句佳，亦不可以言诗。诗之妙，在无字处。老杜诗犹妙在无字处，果能细心体认，通身摄入，恰恰此题当有此诗，此诗当有此起承转合，所谓律也，神也。小子识之。

然后是方育盛自撰一条跋语：

先大人阅杜诗，凡数绝编矣。品题丹黄，无不精覈，若神会少陵然。此则己丑春日批以训小子者，书载行笥，廿余年矣。拈签时有脱落，今客芝山，公馀之闲，敬照底稿，誊录清册，以便时时翻诵云。壬子三月育盛拜书。

概括方拱乾和方育盛跋语，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如何阅读和接受杜诗，如何体察杜诗诗律之妙的诗歌接受问题。方拱乾提出，“看老杜诗，要将我身化作老杜，亲当其悲欢离合之境遇”，才能深刻地体认到杜诗的妙处。关于此点，方拱乾认为“以身进退少陵者，妄人也，病在傲。以身训诂少陵者，亦复病在腐。要当以身化作少陵，令啼笑耳目，历历现前，则有自然绪，自然法，自然景，宛宛一浣花白头叟，长吟低咏，周旋罄折于神遇中，但不能杞示人耳”。其二是关于方拱乾批阅杜诗及其传抄过程的记载。“凡数绝编”，“品题丹黄，无不精覈”，体现出方拱乾对于杜诗的独到见解，“若神会少陵然”。关于其反复咀嚼杜诗，在方拱乾的《手录杜少陵诗序》中也称“生平读杜少陵诗，缮写无虑七八易本”，可见其批点杜诗用力之勤。方拱乾批阅杜诗之目的在于“批以训小子者”，这是其家学传统所在。在《杜诗论文目录》处的眉批中也强调“今年为儿孙批点杜诗，凡三过，前此不记凡几十过”，可见，方拱乾批点杜诗的最低目标就是教育子女，与家庭教育的童蒙庭训息息相关。其三是解释了方育盛誊录底稿的原因所在，因“书载行笥，廿余年矣”，时间长久，该书已处于“拈签时有脱落”的状况，故方育盛在客寓芝山的“公馀之闲”，“敬照底稿，誊录清册”，目的仅为了能够“时时翻诵”，继承家学而已。

另外，在方育盛过录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中，也过录了方拱乾为他几个儿子批本撰写的序言3篇：其中包括方拱乾为二儿子方亨咸批本撰写的《杜少陵诗序》一篇，为四儿子方膏茂和六儿子方奕箴批本撰写的序言各一篇^①。这些序言是了解方拱乾批点杜诗的缘起和诗学观念的重要文献，也是深刻反映桐城方氏家族评点杜诗传承的第一手资料，兹摘录如下：

手录杜少陵诗序

生平读杜少陵诗，缮写无虑七八易本，俱散佚不复存，此本所存，惟千家注一旧本耳。复丹铅三四回，次儿子亨咸请手录作一定本，以娱老眼。既曰“定本”，则不可以有选。选之一人之去取，恐不足厌众心。永以传也，则

① 从方育盛过录情况来看，其中两则分别标明“大人书膏茂杜诗卷首者”、“此大人为六弟批本书卷首者”，故可知是方拱乾为方膏茂和方奕箴撰写的序言。而方育盛手录《杜少陵诗序》一则虽未明确指出为谁的批本撰写的序言，但序言中有“次儿子亨咸请手录作一定本，以娱老眼”。据此可知，该序当为其二儿子方亨咸所撰。

不可以无注。无注虞其矇而隐，能不酌所为注，又虞其流于蔓且诞也。诸书惟杜注最多，以予所见，且十八九种。闻吴下藏书家至八十餘种，虽未得书见，大略可以意揣。夫注者明所疑而止，若无所疑而曰“彼如是注，我更一注”焉，以相矜角，则疑将滋甚。少陵诗，诗中六经也。以诗诣言，所谓集大成也。其复绝处，不在于博，而博亦一端。摭事酌句，必有原本。自我用古不为古用，乃必穿凿钩索，以为少陵胜场，少陵不受矣。近见有以唐史所载，逐年月、逐事、逐人、逐地，以傅会少陵诗，略大取小，略神取肤，支离不相背肖，此无他，总起于“诗史”及“一饭不忘君”两语耳。诗与史之截然不可合为一也明矣。史何待诗，诗何必史。史即华，终是史；诗即确，终是诗。董狐岂诗人乎？少陵管、乐自许，流落穷愁，耿耿以当时治乱之故，形之篇章，何必以“忠”名，即以“忠”名，亦“诗忠”也。而强以盱衡痛哭之语，为天威不违顔咫尺，少陵受乎？吾未闻皋夔龙比以登风雅之坛而始重也，善乎，黄山谷之言曰：少陵诗妙在无意而意已至，后之人能自求之则得之矣。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若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之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则少陵诗将委地，此注之所以为少陵功罪也。从来经籍，注以明者什七，以注晦者什三，诗固纯乎性情也。一落训诂，已先其天。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千古读书法也，况读诗乎？况读少陵诗乎？此本亦以我注杜诗耳，以杜诗注杜诗耳。若曰集诸家以为本则不能居矣。书始于三月初一日，成于五月廿二日，翻阅商订者，为吴子汉槎，为长儿玄成。云麓老人书于何陋居，岁在庚子，时年六十有五。

方膏茂批本序

今之称诗者，心即不服少陵，口不得不服少陵矣。究竟于少陵未窥涯际也。曰少陵与元白同，曰少陵与王岑异。夫少陵几曾有同异，几曾拣择，众体而自命一体乎？少陵之诗，化工也。如大块之风，随籁来响，如天之雨露，随物数而来华实。今学少陵者，不学其风，但学其响，不学其雨露，但学其华实。少陵拙矣。不以诗求少陵而少陵现，以身化作少陵而少陵之诗现，诗通于性，诗合于神，非予言妄也，然古今止一少陵耳。（大人书膏茂杜诗卷首者，育盛敬录。）

方奕箴批本序

今年为儿孙批点杜诗，凡三过，前此不记凡几十过。但觉读一过有一过领略不尽处，此见老夫之钝，亦以此见老夫之不徒钝也。自许生平有杜癖，而癖之无可解于人者有四焉：一曰“读排律”。人以对偶亲切为排，老夫则以其意为排也。有不对偶亦曰排。有对偶亦曰非排。议者曰：得汉魏六朝无失排，试问汉魏六朝曾有律乎？律且无，况排乎？平排且无，况失排乎？老夫之命为排者，非能臆为之也。尝冥坐深思，捐耳弃目，以此身化作少陵，觉其当日之意，排则是，不排则不是，故今日读以排则佳，不排则不

佳也。此则与世大矛盾处，即同心者，亦以为疑，老夫则以癖自甘也。一曰“取虚处，亦取实处”。千古薄少陵者，曰鸿情人，奥郁人，皆以实处觅少陵也。老夫则取其虚。虚者，得神也。神于何寄？即字于鸿情奥郁之中，而所以表其神者，则法也。少陵无一处非法，而法之合乎天然，合乎自然，如泉涌地，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止，是谓神矣。神不可见，法则可寻，人但知少陵之穷天入渊，罗古录今，驱鬼役怪，以为如何开辟，如何创获，不知其用意用绪处，纯乎古人法也。法不在古人，在乎自心。风行□末，何始何终，岂一毫假借凑泊所能凌替乎？此则堪为老诗人道，难为初学道。初学慕虚而略实，几何而不落于竟陵一路耶？一曰“破诗史之说”。少陵非尘视轩冕人。且自负管葛，抱经济而盱衡治乱，则往往形之咏歌，若曰“一饭不忘君”则未能许也。即令一饭不忘君，或自有处，自有时，岂于排须得句时见乎？皋夔龙比几曾登风雅之坛？假令三家村老书佣，经口打油，却一饭不忘君，遂曰“诗圣”乎？是固性情，安可以史辱之耶？史自史，诗自诗，迥是两途，非独论少陵为然。一曰“不轻比”。比，原诗之一体。少陵未尝不用，如赋物托兴，令人倒跌而不可拘执，斯谓之比之化境。然有不必比者，有不当比者，乃动曰比肅宗，比张良姊，比贵妃，比安禄山，甚而至于比玉虚观道士，使人喷饭。果尔，则天下之阴险譴薄莫少陵；若尚曰“忠厚和平”乎？是则老夫四大癖，愿任知罪于天下后世，至若字句之根据原本，诸家之辨释傅会，竟同聚讼。老夫曰：“少陵佳处不在此，本不讹，即讹一二句，岂足病乎？”善哉！黄山谷之言曰：“少陵诗妙在无意而意已至，使后生辈自求之则思过半矣。若穿凿而失其大旨，逐字逐句如世间商度谜语，则少陵诗扫地矣。”然则山谷之论，不亦癖乎？老夫而得与山谷同癖，何能辞？甦庵学诗老人方，书于广陵随园之桂树下，时癸卯中秋先三日。（此大人为六弟批本书卷首者。壬子冬仲育盛敬录。）

由此三则序言可知，国图藏方育盛过录方拱乾批《杜诗论文》是辑录方拱乾批点杜诗的诸多批本而成的。实际上，方拱乾因训示子女之需，曾多次批点杜诗，于是子女有抄录诸本为一“定本”的建议。这在方拱乾自序中已有提及。实行与否，不得而知。但方育盛过录的此本，乃是辑录诸本而成已是无疑，此点在方育盛过录时留下的题识中得到印证。如在《弟典祚序》处的三则眉批末尾有“大人书膏茂杜诗卷首者，育盛敬录”题识；在《杜诗论文目录》处的九则眉批末尾有“此大人为六弟批本书卷首者。壬子冬仲育盛敬录”题记。“膏茂”是方拱乾第四子，字敦四；“六弟”指方拱乾第六个儿子方奕箴。由此可知，此两处的眉批乃过录自方育盛四弟和六弟两个不同的批本。加上《杜少陵诗序》为次子方亨咸所作，因此，方育盛过录本乃至至少综合了三个批本内容，博采方拱乾批注内容，荟萃一编，成为方拱乾批点杜诗的“定本”。

方拱乾批本在后世子孙中的影响很大，在其子孙著作中，就有提及方拱乾以诗训斥晚辈的记载。如方拱乾之子方孝标在《先大夫诗后集后序二 甦庵

集》中就提及方拱乾“训不孝”的三则论诗之语，兹录如下：

记尝训不孝曰：诗之道大矣。天地阴阳之理，古今治乱之故，无不载焉。即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萧、曹、房、杜之所以相，韩、白之所以将，朱、陆之所以儒，董、狐、固、晔之所以史，皆于诗乎成也。何哉？诗，人心也。帝王将相儒史之所以成，亦人心也。精乎诗者正其心，正其心者由乎道。《语》曰“思无邪”。《书》曰“诗言志”。言乎无邪之志，岂复有异道哉？

又尝训不孝曰：诗当用人，勿为人用。今之言诗者有二端焉，曰五子，曰七子，曰钟、谭。互为翕訾，至不相容，而不自知其皆为五子、七子、钟、谭用也。盖五子、七子之初，人心为宋儒训诂所锢，虽欲矫焉无由。五子、七子起而用之，天下翕然以为诗在是，而在是者非诗也。隆、万以后，人心已厌五子、七子，而不知五子、七子之何以非。钟、谭又起而用之，天下又翕然以为诗在是，而在是者亦非诗也。人固有五子、七子、钟、谭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五子、七子、钟、谭之心矣。

又尝训不孝曰：今人于古体好言汉魏，于近体好言唐调。是矣，而抑知汉魏与唐之所本乎？言汉魏者溺于《文选》耳，言唐调者陷于高龙门之《品汇》、李于鳞之《唐诗选》耳。未尝多见古人诗也。吾尝见古人诗有今人不能道者，亦有今人所未屑道者。其为不能与不屑者，古人之所以为古人，其不能者终不能，不屑者必不屑，此今人之所以为今人也。^①

从三则“训不孝”的论诗之语可以明显感知方拱乾行文风格的特点。尤其是第三则论诗之语主要针对“今人”对于古体与近体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语言风格、论诗标准均与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的语言风格和思想观点一致，如在《杜诗论文目录》处有一则眉批，针对某些论诗者“诗非唐人所用格调不可用，非唐人所用字句不可用，宁袭无创”的观点，提出“诗之志人各有志也，此人之志不可概彼人，昨日之志不可概今日”的观点，此与上述方孝标所录方拱乾训示儿辈“古人之所以为古人”、“今人之所以为今人”的观点在诗歌发展观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故亦可反证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的真实性。

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一书大致经历了桐城方氏家藏，朱文钧私藏，到国家图书馆公藏这样一个流传过程。因为在该批本的不同地方钤有“萧山朱氏所藏善本”、“翼盒鉴藏”、“宝素图书”和“北京图书馆藏”等印鉴数枚。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号翼盒，浙江萧山人。藏书多古校古钞，尤富于集部和宋元人文集。其所藏唐、宋、元人文集大多捐给北京图书馆。

^①方孝标：《方孝标文集》，第9页。

三、方拱乾批杜诗的主要诗学理念

虽然方拱乾批注的《杜诗论文》最先是桐城方氏家族“批以训小子者”的教科书,但其批点中所涉及的杜诗学和文学批评问题,却代表了清初杜诗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文学批评的时代精神,值得我们重视。从杜诗学角度看来,该本在龚鼎孳、潘眉、吴见思等人的序言和《杜诗论文目录》的天头处有诸多成段眉批,涉及到杜诗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

其一,关于如何笺注杜诗的探讨。方拱乾认为注释可分为三类:“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龚鼎孳序言处眉批)同时又注意到笺注过程中,注释有可能反使文本疑窦滋生的问题:“诸书惟杜注最多,以予所见,且十八九种,闻吴下藏书家至八十余种,虽未得书见,大略可以意揣,夫注者明所疑而止,若无所疑而曰‘彼如是注,我更一注焉’,以相矜角,则疑将滋甚。”(龚鼎孳序言处眉批)

其二,关于破除杜诗“诗史”观念的思索。方氏以为“读公诗,当先破其‘诗史’二字,诗固何事?而可以史辱之耶?”(龚鼎孳序言处眉批)这种观点和历代注杜者以史证诗绝然不同。关于诗与史的问题,方拱乾自序中提出“诗”与“史”绝不可合而为一:“近见有以唐史所载,逐年月,逐事,逐人,逐地,以傅会少陵诗,略大取小,略神取肤,支离不相背肖,此无他,总起于‘诗史’及‘一饭不忘君’两语耳。诗与史之截然不可合为一也明矣。史何待诗,诗何必史,史即华,终是史;诗即确,终是诗,董狐岂诗人乎?”(龚鼎孳序言处眉批)

其三,关于选诗、看诗与作诗之区别的界定。方拱乾在《杜诗论文凡例》的眉批中有一段论述恰当地阐释了三者间的区别:“选诗者,如主司较诸生,以一题,以一日,而去取高下惟我,必立一式,中者收之,过、不及皆摈之。细为推敲,无丝毫戾古人法度,而后可以为后学则全为人,不为己也。看诗则纯乎为己,绝不为人,必以我之性情,化为作者之性情,如身历其景与事,题字、题中、题外有许多咀嚼不尽,并不晦向作者作品鹭也。若作诗,只有我之性情,而平日所步趋之古人俱捐弃而不置胸中,若以为某诗当学之,某诗当避之,便已失矣。”

当然,方拱乾在诸家序言部分所论不止前述,其他如杜诗编年与分体、律诗起源、写诗做法、排与律之区别、名与传之辨别等诸多诗学理论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阐释,尤堪重视。在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的诸多理论中,最为别具匠心的是方拱乾提出了“绪”这个诗学范畴,并且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诗歌批评中,包孕着深刻的文献价值和诗学价值。笔者对此另有文讨论。

作者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